

• 台港澳小说名家 •

千里紅線



(台灣) 玉翎燕

内 容 简 介

《千里红线》是台湾作家玉翎燕的一部新派武侠小说，该书是宋活本中《红线盗盒》的繁衍，中唐肃宗年间，侠女红线盗盒之后与魏州节度田承嗣展开一场激烈决斗，刀光剑影、侠骨柔情，最后终于挫败强大敌手。

千 里 红 线

(台湾) 玉翎燕 著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135号)

吉林省农安县印刷厂印刷

北京新华书店总店经销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35.1875 插页6

700 千字 1988年6月北京第一次版

第1次印刷 1—150,000册

统一书号: ISBN 7—5075—0021—7/1.6 定价: 9.80元

统一书号: ISBN 7—5075—0021—7 / 1.6

定价: 9.80元 (1—3册)

总 序

近30年来,台港澳文坛大放异彩,各种文学流派,各类文学体裁争奇斗妍,为世人瞩目。台港澳文学不仅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学,而且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应占有特殊意义的一席。中国当代文学理所当然地应该包括大陆、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这几个部分。把台港澳文学引入中国当代文学这样一个大系统中,有比较有联系地去发现它们之间的个性与共性,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工作,随着台港澳文学作品日益广泛地在大陆出版流传,人们对这一问题将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

台港澳文学的特色与其所处的特殊时空环境和那里作家的特殊心态是密切相关的。台港澳文学本是中原文化向海外的延伸,但多年的论兵和海外的孤峙,造成了这些地区特殊的社会情态和心态。经济结构的变化,工商社会的形成,使城市文化意识的出现成为现实发展的必然,同时也刺激了寻根恋旧的乡土文学和满足文化消费需要的通俗文学的勃兴,使当代台港澳文学成为一种多元抗衡的角逐状态。它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极有特色的一支,近40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创影。

60年代以来,台港澳地区的许多作家已厌弃了情绪化口号式的文学创作,他们不断追踪世界文学新潮流,大量吸收和移植西方现代文学,把存在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等各种文学思潮和文学技巧引入文坛,作家们在作品中着力开

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追索与玩味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70年代，台港澳文学开始出现一种回归乡土的意念，作家们再度肯定文学必须扎根于人生和社会，努力探讨转型期社会中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对于这时期的台湾乡土文学作品，大陆介绍较多的有黄春明、王贞和、陈映真，但忽略了一些在台港澳文学界影响很大，被称为“祖国乡土文学”的作品，这其中的代表作家有在台湾文界号称三剑客的朱西宁、司马中原和段彩华。这些作家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其作品虽流露出对新中国的某些误解和隔膜，但有着不容忽视的艺术价值。特别是司马中原的作品，雄豪奔放、沉郁悲楚，即便是描写村野趣闻，也渗透着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到了80年代，台港澳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一部分有深刻使命感和历史感的作家，冲破了各种创作上的禁忌，他们不仅开拓了政治小说的新领域，也将笔触伸入前辈作家不敢涉及的禁区中，李乔的勇于揭露台湾黑社会的《监彩霞的春天》就是突出的例证；另一部分作家则更注重攫取现代社会共有的各种困扰，从工业污染到计划生育、大众娱乐、学校教育各种题材应有尽有。家庭、婚姻、爱情这些永恒的文学题材在这时期得到更为尖锐与深刻的表现。这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是女作家群的崛起，近年来30岁上下而已蜚声文坛的女性作家有朱秀娟、肖丽红、薄晓云、袁琼琼等10余人，她们巾帼不让须眉地与男作家并驾齐驱，大胆言人之所不敢言，把现代女性所面对的种种困境和挫折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几年前曾以《杀夫》震撼大陆文坛的李昂，自16岁发表第一篇小说起，就以探讨性爱问题无惧地向文坛亮出桀傲不驯的风姿。20年来，她力排俗议，在自己认定的创作道路上开拓前进，她写少男少女的性无知而受到的身心

伤害；写性虐待来控诉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以性反抗表示妇女要求在两性关系中扮演主角的心理；以性交易揭露出台湾工商社会中商品交换对两性关系的渗透。与黄色小说不同的是，她并不描写那些庸俗不堪的调情动作和挑逗性的场面，而是力图通过男女双方的性心理来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伴随她笔下的性爱场面而来的不是官感的兴奋与刺激，而是一种苦闷感与沮丧感。男女双方在极端孤独与苦闷的情形下，妄图通过性爱来排解痛苦，达成心灵的沟通与关系的融洽，结果反而落入更为绝望的深渊中。狂欢后的惨淡、颓废恰恰衬托出人物的无能与社会的病态。李昂及其他女性作家的小说使我们可以看到现阶段台湾女性面对的种种难题，看到当代台湾青年在两性问题、爱情问题上的新思索和新的体验。

近40年来，在台港澳，大众文学、或曰通俗文学也有了新的进展，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丰收。许多有成就的作家认为，必须修正“纯文学”曲高和寡的封闭性，使作品为更广大的民众所喜好与接受。在他们的努力下，当代台港澳地区大众文学的范围已从言情小说、武侠小说扩大到推理小说、科幻小说、历史小说领域。应该指出，大众文学并不等同于庸俗文学，畅销书也不一定就是文学商品化的标志。毋庸讳言，台港澳地区的通俗文学有相当数量的庸俗低级、黄色无聊的作品，但也应当看到其中不少是具有相当高的审美价值、认识价值和教育价值的优秀作品。在现今台港澳地区，新武侠小说流传甚广，颇为有识者称道。台湾最有影响的大型纯文学期刊还定期地刊出“武侠小说试论”专页，大力介绍新武侠小说的精品。在台港澳地区，最有影响的新武侠小说作家是金庸和古龙。金庸的小说集30年代以来各派武侠小说之长，并吸收了现代西洋文学的写作技巧，惊人的想

像、丰富的传统文化素养使他的小说魅力无穷。古龙起步于金庸之后，却比金庸影响更大，至今已经出版了《孤星传》、《圆月弯刀》、《流星、蝴蝶、剑》、《多情剑客无情剑》等80多部，其中不少已被搬上银幕，或拍成系列电视剧，他的小说开创了台港澳武侠小说的新局。其代表作之一《陆小凤》共分6部，每部既可单独成篇，而全书又有主要人物贯穿始终。在情节处理上，常借助于类似电影的蒙太奇手法，运用时空的延伸、压缩穿插以及多景别、多视点的衔接组合。在《陆小凤》一书中，还借鉴了外国推理小说的写作技巧，采用了相当多的推理判断和大段的戏剧性对话。除金庸、古龙外，在武侠小说这一园地中大显身手，纵横挥洒并取得一定成就的还有倪匡、肖逸、卧龙生等人。他们在创作上都能突破窠臼，从刀光剑影里提炼人伦情粹；于柔情侠骨之际，呈现生命哲思，绝法虚实错落，时空跳跃圆融。

科幻小说、奇幻小说也是台港澳文学中大放异彩的一枝奇葩。毕业于台湾大学电机系，在美专攻电脑的理学博士张系国是台湾当代科幻小说的奠基者。自60年代以来已结集出版的科幻小说有《星之组曲》、《夜曲》、《王玉珠》等。他的科幻小说，文字精美、幻想奇瑰并且有深刻的思想性，强烈的讽刺性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台港澳科幻小说园地不脛而走并取得相当成就的还有卫斯理（倪匡）、黄海、安宇等人。

应该承认，台港澳地区许多大众文学作家，都注重使自己的作品符合民族的审美心理和欣赏习惯，但他们也并不固步自封，在传统中注入了强烈的时代感和现代性，使自己的作品推陈出新，既满足了台港澳读者大众的审美需求，也开创了通俗文学的新生机。对于这类文学作品不屑一顾，拒

之门外是不明智也是不可能的。

80年代初期，大陆陆陆续续开始出版台港澳文学作品，金庸、琼瑶、三毛都曾热过一阵，但是对于台港澳文学系统的、全面的、不带偏见的介绍和评判这一任务并非已大功告成。最近，赵紫阳总书记指出，台湾当局对台胞来大陆探亲有所放宽，这是我们多年来力争按“一国两制”的构想实现国家统一政策的影响和台湾岛内外形势发展的结果。随着探亲而来的还会有文化、艺术、体育等方面的交流，这可以说是一个大趋势。（《人民日报》1987年11月15日第一版）为了配合这一大趋势，增强台港澳地区对祖国的信任感和向心力，促进两岸文化交流，深化台港澳文学的出版介绍工作，我们特地选编了这套《台港澳小说名家》丛书。在选编时，我们既注重那些艺术性较强的具有某种前卫意义的探索性小说，又不忽视那些通俗性可读性较强的小说，也不排斥某些在政治观点上错误而在艺术上有可取之处，或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台港澳社会现实的小说。为了避免重复出版，我们力求把主要篇目用于大陆目前较少注意的作家作品，特别是80年代以来在台港澳文坛初试锋芒崭露头角的作家。总而言之，目的就是一个，让大陆文学界更全面地了解台港澳文学的历史、现状、发展趋势和创作特色，从中汲取有益的创作经验，让大陆读书界更细致地品尝台港澳文学的各种风味，提高自己的文学鉴赏力和文化素养。何要加以说明的是台港澳当代文学中，小说是最为重要的一环，它最能表现出台港澳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创作特点，也具有其它文学品类所不可比拟的更大的认识价值。因此，我们以选编台港澳小说作为我们全面介绍台港澳文学、台港澳艺术的开端，在适当的时机，我们还将陆续推出台港澳地区文艺各个门类的书籍。

龙年伊始，神州大地改革浪潮更为汹涌澎湃，我们这套丛书也是其中一朵小小的浪花，作为一种尝试与开拓，它可能不免幼稚甚或失误。我们恳切地希望得到朋友们的关心，特别是台港澳地区作家们的指正与帮助。

1988年3月

第十一章

且说身中巨毒的田无水。

就在上官如雪离开水吼集不久，他的创口开始流水，流出大量的黑水。

这时候店伙正拿着干净布进来，一见这种情况，慌了手脚。丢下布就去找欧阳老板。

欧阳老板不但有古道热肠，而且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看这种情形，立即吩咐店伙用干净布擦去黑水。

田无水的创口，黑水愈流愈多，而且最是令欧阳老板措手不及的，田无水排泄出一大堆污秽，而且还腥臭无比，使得欧阳老板和店伙计，都掩鼻不迭。

欧阳老板立即叫道：

“去拿水来， he 现在是排泄毒物，是好征兆！”

店伙计赶紧跑着提来一大桶热水，再端来一个大木桶，
这时候，田无水已经甦醒了。

他睁开眼睛，欧阳老板一见大喜，赶上来也顾不得肮脏，扶起田无水问道：

656700

“田爷！你感觉怎么样？”

田无水仿佛一切刚从朦胧中醒来，低头看一下，慌忙说道：

“糟糕！我这是……”

欧阳老板连忙说道：

“田爷！恭喜你，你体内的毒都已经排泄出来了。”

他扶着田无水说道：

“田爷！快来冲洗一下，弄干净再说。”

田无水红着脸说道：

“弄脏床……啊！你是欧阳老板！对不起！连累了你！”

欧阳老板说道：

“现在不是说客套话的时候，快洗吧！”

田无水连忙说道：

“欧阳老先生！你们二位先请吧！我自己可以洗了。”

欧阳老板笑道：

“一个市井之辈，当不起田爷这样称呼！再说，我们都是男人，没有什么可害臊的。你又是病人……”

田无水说道：

“无论如何不敢当，我现在除了力气稍有不继之外，已经一如常人，多谢老先生！”

欧阳老板摇手说道：

“怎么又是老先生了？”

田无水说道：

“你的大恩大德，我应该遵称为大恩人！”

欧阳老板说道：

“越说越远，现在不谈这个。既然田爷坚持，那就快吧！早些洗干净早舒服一些。”

田无水待他们出去将门带上之后，将衣服脱掉，低头看看自己的肩头，除了还有一个小创口未愈合之外，已经挥动如常。

他跳在水桶里，尽快地洗干净，这时候店伙计送衣服进来。

田无水缩在桶里，称谢之后，忽然问道：

“小二哥！那位上官如雪姑娘呢？”

店伙计张口结舌答不出来。

门外的欧阳老板高声说道：

“田爷！快请穿好衣服到外面来，也好让他们收拾收拾房间。”

田无水不再耽搁，匆匆擦干身子，换上干净衣服，走出房门，看见欧阳老板，立即深深一躬，口称：

“救命之恩，永志不忘！”

欧阳老板呵呵笑道：

“谈不上，谈不上！请这边来。”

他引导田无水绕过两个房间，再绕过一个天井，走进一间上房。里面已经摆好了一桌小菜和粥。

欧阳老板说道：

“田爷！……”

田无水立即说道：

“这就是过份了！欧阳老先生见外太过，使人不安！”

欧阳老板笑道：

“好了！我们也不必再闹客套，集上的人无老少，都叫我

一声欧阳，无水兄！你也照样吧！”

田无水拱手说道：

“敢不遵命！”

他刚一坐下来，就想起问道：

“记得我昏过去以前，上官姑娘为我敷过药，欧阳你又请来一位大夫，后来说要到另外一个地方请名医……”

欧阳老板说道：

“不是请名医，是去找稀世的灵药！”

田无水想想说道：

“分明记得那位大夫他……”

欧阳老板说道：

“回春大国手卓于璞卓大夫！”

田无水说道：

“对！是卓大夫！他明明是说另有名医。那且不管了，如雪呢？我是说上官姑娘她到那里去找稀世灵药。怎么到现在……”

他抬头望着窗外，天色已经渐渐地暗下来了。

“她已经走了多久了呢？”

欧阳老板也有些沉重地说道：

“去了半天多了。算路程也该回来了。”

田无水问道：

“在那里？离这里有多远？”

欧阳老板说道：

“卓大夫说的，离此五十里路有一处叫野人斋，又叫做：风月宫……”

他一说出来，顿时缩住了口。

田无水突然站起来说道：

“卓大夫人呢？”

欧阳老板说道：

“他在上官姑娘离去之前，便已经走了。说要赶回来看看你的伤，可是到现在还没有见到他回来。”

田无水立即站了起来，拱手说道：

“欧阳老哥！请叫小二为我备马！”

欧阳老板惊道：

“无水兄，你的毒刚刚清除……”

田无水立即说道：

“不要紧！我自己明白，我师父留给我的灵药，说是愈毒愈有效，救了我的命。中毒不比生病，毒除病好，我现在已经跟好人一样。”

欧阳老板说道：

“上官姑娘的功力不差……”

田无水摇摇头说道：

“她是一个没有江湖经验的姑娘，根本不知道人世的险恶，如果万一她有闪失，我真是死有余辜！”

欧阳老板也觉得事情的严重，立即跑出去，吩咐备马，再回来时，他提着田无水的包袱。

他说道：

“毒好了！可是你肩上创口一时还不能愈合。想必随身带有金创名药，敷上金创药，再稍作绑扎，总是好些。”

田无水没有说话，眼睛里流露着感激的神色。

他自动解开上衣，露出肩头，再从包袱里取出金创药，敷札已毕，拱手告辞。

欧阳老板说道：

“无水兄此刻的心情，我是能理解的，按说我是应该多留你一刻。但是，我以为不急于一时，吃点东西，补充一些体力……”

田无水看了一下欧阳老板，从桌上端起一碗粥，呼噜呼噜喝个精光，一抹嘴，拱手说道：

“欧阳老哥！你的盛德大恩，不是一个‘谢’字所能说明的，如果我不出事，我一定再回来，要好好地与你盘桓几天。告辞。”

欧阳老板限在后面，一路说道：

“你当然要回来，水吼集有几味小菜，算是有名。店里自酿的好酒，我们要好好喝几杯！有人不是说，酒逢知己者饮吗？把我当作知己吧！我老头子在等你！”

田无水没有说话，接过缰绳，扳鞍上马，只一拱手，便跑出集外而去。

天色已黯！连路都看不清楚。

田无水心急如箭，尽管催动座下马，全力狂奔。

约莫跑了一顿饭的光景，马儿忽然唏嘶嘶一声长嘶，扬起前蹄，停了下来。

田无水虽然说是毒已清除，但是，毕竟是病后，如此鞍马劳顿，已经略有气喘，微见汗珠。

他借着马止，坐在马背上留神向前细看，只见黑漆的一片，前面是一处小小的山冈。

田无水正要准备再度催动坐骑，忽然，他听到前面有轻微的动静。

他只略一思索，便翻身下马。

下地之后，他发觉脚下是一片田地。

他伏下身子留神细察，不远处有声音。他倏地一腾身向前跃进两丈，扑落到地上。

如此展开轻功，接连几个蛙跳，到达一片树林的边缘，他发现了一匹马，马背上空无一人。

田无水确定附近没有人踪，这才再度腾身而起，扑到马的旁边，一把拉住缰。

马儿始而一惊，正要跳奔，被田无水如此一抓，立即安静下来。

田无水大惊了。

马是上官如雪的马，可是马上的人呢？

一种凶多吉少的预兆，使得田无水极度的不安。他拍着马儿的脖子，说道：

“马儿啊！你的主人呢？你能带我去吗？”

他正在焦急地自言自语，突然他发觉左前面不远的树林里，有人走动。

他的心里一急，丢下马匹，向那边扑去。

他刚一扑进树林，由于林木太低、太密，行动不变，他立即展开猴拳身段，在林中如飞地游动。

这时候，前面人影一闪。

田无水展身朝着林间空隙，向前一掠，叫道：

“如雪！”

等到他抓住那人的衣服，才知道抓错了人，根本不是上官如雪。

他刚一松手，但是立即又抓住，喝问道：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在这个树林里鬼鬼祟祟地？”

那人想必开始吓了一跳，被田无水这样一问，反倒沉着下来了。

他回过头来，看年龄约三十多岁，面朝着田无水反问道：

“这倒奇了！这句话应该由我来问。你是什么人？你到这野人斋来做什么？”

田无水不觉松下手，说道：

“我姓田！对不起！请问这里就是野人斋吗？”

那人说道：

“你这人说话好笑！我就是野人斋上的人，我还会说错吗？倒是你，你并没有说，你到这里来做什么？”

田无水连忙问道：

“我是来找一个人，一位姑娘！请问，你可曾看到有一位姑娘来到野人斋么？”

那人说道：

“你是说一位姑娘？……”

他的话顿住了，但是，稍停之后，立即反问道：

“你问这个做什么？你是她的什么人？”

田无水说道：

“我是她的家人，因为她今天上半天出来，说是到野人斋，直到现在没有休息。而且，方才我又看到了她的坐骑。你既然是野人斋的人，你应该知道！”

那人说道：

“我是野人斋的人，也不一定就会知道，说不定她根本就没有来到这里……”

他说着话，突然手一抬，脱手向上摔出一枚绿色磷光的东西。

田无水是何许人，瞬间腾身上扑，弹起两丈高，伸手一把抓住。

落下来时，摔在地上，散作一地的磷火。

那人正要逃跑，田无水上前一把抓住，喝道：

“快说实话！”

那人说道：

“我不知道你要我说什么？”

田无水说道：

“不要装佯！告诉我，那位姑娘现在那里，情况如何？”

那人说道：

“我是真的不知道！”

田无水冷笑说道：

“那你为什么要发出警告讯号？”

那人嘴硬说道：

“什么讯号？”

田无水喝道：

“告诉你！我没有这份耐心。你说不说？”

他用右手食指夹住那人的手腕，稍一用力，那人痛得眼睛冒金星，额头上出汗，杀猪也似的叫起来。

田无水喝道：

“说不说？”

那人说道：

“我说！我说！”

田无水喝道：

“快说！那位姑娘现在何处？再要拖延一下，你这条手